

唐山之好 唐山之美 唐山之新

古迹览胜

迷谷村正在走出迷谷

□ 本报记者 杨盛东



匆匆扒拉一口午饭后，朱立满跳上一辆大型播种机，轻车熟路，突突突地朝村东南一块沙土地驶去。这块一亩半的地，土质松软而肥沃，是朱立满刚刚花1035元，从其他村民手里承包过来的。朱立满打算在这块地上种花生。

5月12日午后1时20分，湛蓝的天空上，扯着几缕白云，阳光下点点杨花闪着银色的光芒，轻盈地飞舞在广袤的田野上。朱立满先是往播种机的排种箱里倒花生种，又扛起肥料袋，把花花绿绿颗粒状的无机肥注入施肥箱中。明亮的大太阳释放着汹涌的热量，很快，汗水便在朱立满黧黑色的脸颊上流成了小溪，汗珠啪嗒啪嗒地落到黄土地上。

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，笑着对记者说：“我这可都是最贵、最好、最环保的进口肥料，这些年我体会，要用就用最好的，千万别贪便宜，一分钱一分货。”

朱立满还告诉记者，种子也是从日本进口的最新款，虽说贵，但产量高，花生的品质也好。记者仔细观察排种箱里的花生种，发现它们一粒粒都穿红色条纹睡衣，煞是诱人，于是拿起一粒，想品尝一下。朱立满吓了一跳，急忙制止：“这可不是能吃，种子都包了衣，有微毒！”经朱立满解释，记者才了解到，原来花生种用药浸泡叫作包衣，作用是防治病虫害，促进花生生长与增产，并减少大田农药使用量，降低环境污染。

装好种子和肥料后，一位女工蹲在播种机后面的排种器和施肥箱之间，负责检查种子和肥料的排放情况，朱立满则跨上高大的驾驶室，坐稳后，目光坚毅地挂档，踩动油门。播种机边引吭高歌，边匀速向前行驶，它后面，隆起三条笔直的田垄，花生种和肥料均匀地播撒到垄里，白色的地膜也紧跟着覆盖完毕。

只用了约15分钟，这块地就种完了。播种机驶出地块后，两只喜鹊喳喳飞到田垄上，似乎在啄食花生种。朱立满笑着告诉记者：“它们可不傻，包了衣的花生种它们一粒也不吃，它们只吃没包衣的。”说罢，他驾驶着播种机，驶向下一块承包地。

朱立满是滦州油榨镇迷谷村人，39岁，十几年前他就购买了播种机、收割机等大型机器，在农忙时节为别人作业，赚取工钱。八年前，他开始承包土地，尝试集约经营。第一年，他只包了二十多亩地，尝到甜头后，他承包的土地逐年增多，到今年，他包的地达到了400余亩！每亩承包费平均700元，光是地租，他今年就支出了30余万元。虽然收入相



当可观，但他头脑极为冷静：“也不能贪多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吧。”

在他的带动下，村民张凤良、张凤立和张小雷等人也开始购进机器，大面积承包本村和周边村庄的土地，走上了规模经营的现代化农业生产道路。那些把零散土地承包出去的农户，则专心外出打工，既拿了地租，又挣了工钱，可谓皆大欢喜。

二

迷谷村的朱立满，摸索出一条承包土地的致富之路，而且坚持用最好的种子和肥料，思路极为清晰，一点也没有迷失方向；就连迷谷村的喜鹊，都知道包了衣的花生种不能吃。朱立满，还有喜鹊的清醒与从容，恰与“迷谷”这个村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

迷谷村位于滦州和迁安交界处，西依龙山，东邻滦河。

相传，迷谷村的得名，源于一则广为人知的历史典故，即“老马识途”的故事。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中记载：“管仲、隰朋从于桓公伐孤竹，春往冬返，迷惑失道。管仲曰：‘老马之智可用也。’乃放老马而随之。遂得道。”

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，公元前663年春，齐桓公应燕国请求，出兵远征，讨伐孤竹国（即今天卢龙、迁安、滦州、昌黎一带）；当年冬天，大军在返回途中，于龙山一带迷了路，齐桓公一时茫然失措。还是管仲足智多谋，他利用军中老马引路，大军尾随其后，最终走出迷谷，找到了正确的道路，顺利回到齐国。齐桓公大军迷路的地方，就是今天的迷谷村附近。“老马识途”的典故，已经入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

有一种说法是，2600多年前，迷谷村周围数十里沟壑纵横，飞鸟走石，草木不生，这才导致齐桓公的军队迷了路。

但记者采访迷谷村82岁的村民张印福时，他却给出了另一种说法：据老辈人讲，此处东距滦河仅几百米，水源充足，气候湿润，西面紧依龙山，从前植被非常茂盛，长着大片的树林。齐桓公的军队返回时正是冬季，大雪茫茫，天昏地暗，满眼都是树木，又有龙山相阻，这才迷了路。

不管哪种说法更为可靠，齐桓公大军在迷谷村附近迷过路是可以确定的，后来大军靠着老马找到了返回齐国的路也是事实。总之，迷谷村，是一个有着丰厚文化底蕴、令人

浮想联翩的村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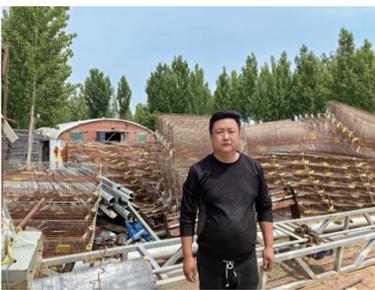
三

如今的迷谷村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，正逐步走出迷谷。前文中描写的土地承包大户朱立满，就是走出“迷谷”的致富能手之一。朱立满的叔叔朱建飞今年37岁，他选择了一条养殖致富的道路。朱建飞初中毕业后，去烹饪技校学习厨艺，之后去天津一家机关食堂当厨师。2019年，他辞掉工作，决定回村自主创业，选定的项目是养鹌鹑。

当年春天，朱建飞在村南一块非耕用地上建起厂房，买了少量二手饲养笼，谨慎地购进3000只鹌鹑雏鸟，以作实验的心态进行试养。为了把第一批鹌鹑养好，他在厂房旁建了一小间钢结构宿舍，搬到宿舍来住，日夜观察记录鹌鹑的生长与生蛋情况。试养的结果令他倍觉惊喜：那些小鹌鹑，喂养33天后，就开始下蛋，而且一天下一个蛋，一天就能捡3000个蛋！七八十个鹌鹑蛋约一公斤，3000个蛋就约40公斤，批发价约10元一公斤，一天就能买400元，除去饲料的成本，一个月的纯收入远高于在食堂当厨师的工资。

当年年初，朱建飞就迈大了步子，果断添置了四台大功率排风扇和大批饲养笼，引进了自动化喂养机械，一次就新购入两万只小鹌鹑。朱建飞告诉记者，养鹌鹑比养鸡的风险要小很多。养鸡的话，一出现瘟疫往往难以控制，会导致鸡大量死亡；但养鹌鹑基本没有这种风险，如果发现有鹌鹑打蔫，一般用些药物就能治好，最多损失几只十几只，六年来从未出现过鹌鹑因病大量死亡的现象。

不过，养鹌鹑的过程中，也曾因为处置不当而招来较大的损失。2023年盛夏的一天中午，突然停了电，排风扇无法通风，厂房里



温度骤升，顶部更是达到了四十一二度。朱建飞紧急动用早就预备好的发电机发电，可是偏偏发电机出现了故障，建飞急得大汗淋漓。半个小时后发电机才正常发电，可是，大错已经铸成。每组鹌鹑笼共有六层，就因为半个小时没能及时散热通风，上两层的鹌鹑，约有8000只，全部因酷热而死。看着满笼鹌鹑的尸体，朱建飞真的是欲哭无泪。

事后，朱建飞及时买了新发电机，对鹌鹑的照料也更加精心。他告诉记者，鹌鹑产蛋旺盛期约有十个月，几乎每只每天都产一枚蛋，如果某只这一天没产蛋，那么第二天肯定会生两枚蛋。一年之后，鹌鹑的产蛋量就会逐渐减少，这时，这一批鹌鹑就可以淘汰了。淘汰的鹌鹑每只也只能卖两三块钱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
今年春天，朱建飞一次性淘汰了25000只鹌鹑，在老厂房的东侧兴建第二个面积更大的饲养棚。老厂房的面积是240平方米，一茬可养25000只鹌鹑；新厂房则是450平方米，能同时养6万只鹌鹑。这样，两间厂房加起来，能同时饲养85000只鹌鹑！

在新厂房建设现场，记者看到几位建筑工人正推着打磨机，一丝不苟地打磨水泥地面。朱建飞告诉记者，在他的带动下，好几户村民已经开始试养鹌鹑；如果能形成规模较大的产业园区，那就更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，具有更强的竞争和抵御风险能力。

四

齐桓公靠老马走出迷谷，朱立满等人靠播种机走出迷谷，朱建飞等人靠鹌鹑走出迷谷，那么，其他村民们，靠什么走出迷谷呢？

村支书张小茹告诉记者，迷谷村共有土地约2500亩。从前村民主要靠经营自家土地生存，一般种玉米、小麦、花生、白薯等粮食和经济作物，自给自足，家家户户都不富裕。近年随着土地流转运作方式的成熟，不少村民选择把自家零散的土地承包出去，然后去远近的厂矿打工，收入明显增加。现在，村里去迁安几个钢铁厂上班的人就达百余人，另有几十人在附近一家牛奶加工厂上班，妇女除了给种植大户打工，去镇里的服装加工厂工作，还有不少去外地打工……“我们迷谷村，正大踏步走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，我坚信我们村会越来越好！”45岁的张小茹质朴的目光中透着自信，语气坚定地说。

没错，迷谷村的村民，正意气风发地走在致富的康庄大道上。5月12日午后2时，村妇张连弟手执长鞭，在空中轻轻一甩，啪的一声脆响后，100余只绵羊，不疾不徐地沿着村东的林荫小路，边啃着路边的青草，边迤迤朝一公里外的滦河畔走去。张连弟走在羊群前面，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影片《少林寺》的插曲《牧羊曲》：“林间小溪水潺潺，坡上青青草……”



一副银手镯

□ 刘翠艳

在我的首饰盒里，有一副笨重的银手镯，虽然有些发黑，但是它是我的最爱。每到夏季，我都会把它们戴到我的手腕上，让它们陪我度过每一个日夜。因为这是我离母亲最近的距离。只要戴上它，我就会听到母亲的呼吸，看到母亲和蔼的笑容，和她那坚定不移的身影。

母亲是读过书的，本可以去城里读大学，找工作。可是姥爷却用三杯酒埋没了母亲的一生。他私下里给母亲定了亲，并收了彩礼。当母亲坐上考试的船时，姥爷硬生生地把母亲拉回了家。倘若母亲不结婚，他就会死给母亲看。

母亲含着泪走进婚姻。在那个吃喝都没有的年代，接二连三地生下我们姐妹六个。好在父亲是个军人，懂得忍让，照顾，尊敬，才让母亲的日子稍微得到一些安慰。

因为母亲没生儿子，母亲受尽了奶奶的嫌弃。小的时候，经常看到奶奶和母亲甩脸子，指桑骂槐。倘若母亲回敬一两句，她就会像唱戏一样，双腿交叉坐在地上，哼哼唧唧，有韵有调地一边哭一边唱。大家都没有办法，爸爸只好带母亲开山盖房，另立门户。

那一年我五岁，能够完整地向母亲叙述一件事情。母亲带我和妹妹去碾坊压碾。母亲端着粮食走在前面，我拉着刚会蹒跚走路的妹妹跟在母亲身后。这时，母亲看到碾坊门口放着一抱柴草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母亲就自言自语：“这是谁把柴放这里了，挡住路了！”我想了想，撒谎说：“妈妈，这是爸爸早晨放这里的，他让我告诉你烧火了烧掉！”母亲望了望我，我坚定地点了点头。

母亲放下粮食，就把柴抱回了家。等到压完碾，做中午饭时，母亲就烧了这些柴草。到了下午，奶奶就踮着小脚找到了我家。尽管母亲一直解释道歉，奶奶还是不依不饶，破口大骂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奶奶骂母亲不能生儿子，是坏女人。把母亲气得嘴唇焦紫，浑身打战。刚好父亲回到家，扶起母亲，劝走奶奶。第二天天不亮，父亲就去了大山，给奶奶给了一推干木棍柴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更感觉母亲活得不容易，并发誓我长大了，一定要让母亲过上令人羡慕的日子。谁说女子不如男呢？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，穆桂英挂帅，烧丫头杨排风，我不如她们，但我也会尽力孝顺我的母亲。

我初中毕业，刚好过了十八岁，就去了乡镇的铁路厂上班。那时候工资低，一个月还不到六十元钱。我省吃俭用，攒了半年，我手已经有三百元钱了。我兜里揣着钱，走进首饰店，买了一百克银子。那时银子便宜，才两元五角一克。我给母亲打了银手镯。银子克数多，打出的银镯子很笨重。那时候加工技术没有现在的先进，有模具，只能是手工弯曲，所以没有花样，只是光面。

我兴冲冲地跑回家，把银手镯戴在母亲那双满是裂纹的手上。母亲高兴得泪流满面。她一边责怪我不该把钱浪费在首饰上，一边又开心地把我拥在怀里拍。母亲的手是那样温柔，直到现在，我还经常回味在母亲怀里的幸福。

这副银手镯，母亲一直舍不得戴。她用一块红纱布包着放在她的文件袋里。我们一直劝说她戴戴，她总是说，天天干农活，怕把它们磨坏了，等老了不干活再戴。

母亲是勤劳的。每天天不亮就做饭洗衣下地。从没看到过她休息的身影。直到老年，母亲的手上也是有茧子的，她每天有忙不完的生活，我们出嫁在外的女儿，只能按时去看她，帮她，但是也不能无时无刻陪在她身边，孝顺她，代替她干活。

母亲老了，心脏一直不好。尽管治疗了，但还是没有逃脱厄运。一个清晨接到母亲病逝的消息，我们飞奔跑回家。母亲静静地躺在那儿，走得很安然。我们的父亲刚刚走了不到三年，母亲又走了，我们成了没爸没妈的孩子，我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。姐妹六个抱在一起哭，扑在母亲的身上哭，摸着母亲冰凉的手和蜡黄的脸，不管我们怎样哭，母亲都安然地睡着……也许，她是太想父亲了，她去寻找父亲了……

时光清浅，日月如梭。眨眼母亲离开我们有十五年了。每个夜深人静，都盼着母亲来入梦。但是母亲是明智的人，她走得干脆，决然，从不打扰我们。手捧着这副银手镯，我泪如雨下。每次孩子们回家都劝我把手镯打成两副，换一换新样式。我都一口拒绝！

哪能换！那是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。那里面有母亲留给我的爱，也有我对母亲的爱。母亲，虽然没让我们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，但是没让我们饿着，冻着，她拼尽全力，六个女儿，一个也没有丢弃，都供我们上了学。母亲，在我心中永远是伟大的。就让这副银手镯，像母亲一样陪我走过余生！让我以母亲为榜样，踏过生命里的荆棘，养大我的孩子。



温暖的经验

□ 晓蕾

给儿子洗校服，将特别脏的地方用手搓洗后，投入洗衣机。我又想起什么，取出衣服，将校服的拉链细心拉好，才开始注水洗涤。

“用洗衣机洗衣服时，把拉链拉好，既可以减少衣物的互相缠绕，又能避免因缠绕造成拉链损坏和衣物磨损。”——这是我爸告诉我的。记得那次，我洗衣服时，一条被罩的拉链头被咬脱落。我请手巧的老爸修好，他告诉了我这个小小的经验。

从那以后，每次洗衣，我都会如此操作。如今，每次如此操作，都会想起他。

去买菜或者需要提重物走远路，我会将东西分成两份，用两只手拎着。

记得那次去姥姥家，需要拿一大包东西回家。我都出门了，姥爷却追着我，执意将大袋子分成两个小袋子，让我左右手各拎一个。他告诉我：“路远无轻载。重物出门开始觉得沉重，可是走一段路就会吃力。将物品分由两个手承担，省力很多。”

这是他教给我的最后一条生活经验。一

周后，他遽然离世。而我，牢牢记住这条经验，也是他此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十几年来一直遵循，并加以延伸。比如：将一项繁重的工作化整为零，不搞突击，受益匪浅。

吃糖炒栗子时，会想起爷爷努力教我理解“举例子”是什么意思的那个下午。当时的我，才六七岁，听爷爷说：“给我举个例子说说……”于是，跑到茶几边，举起了一个“栗子”。爷爷大笑着，尽量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解释……当时的我，听得一头雾水。长大后，我知道“举例子”和“栗子”无关，是一种重要的说明和论证方法。写文章时，适时选取鲜活的事例，可以引起共鸣，让读到文字的人感同身受。

每每想起那个懵懂的下午，都犹如一枚栗仁入口，甘甜软糯，回味无穷。是的，只能回味。

斯人离去，已是经年。他们，都是我的血脉至亲。而如今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。

我承认，我情执深重，特别是我爸离开

后，长久地陷溺于悲伤，执拗地不肯面对人生无常与生老病死。我曾经无数次在梦中与他们相逢，奔跑着，哭喊着，试图留住他们的身影与笑容。深夜醒来，在黑暗中所能触到的，只是衾枕湿冷，无限怅然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洗衣服时，又像以往一样拉好衣服拉链。突然意识到，远去的亲人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。生命的链条可以断裂，尘世的肉身可以涣散，而血脉的温热却依旧在我体内保持恒温。他们传授给我的点滴经验，仿佛密码，我可以凭此开启时空隧道，与曾经也在生活中跋涉的他们相遇。有一些交流，可以超越并流动于时空之外。

他们是扶我骑上生活这四匹马的人。他们为我细心安好马鞍，耐心整理好缰绳，喃喃叮嘱，喂喂低语，恨不得倾囊相赠自己的经验心得，教授驾驭马术的技巧。当时的我，浑然不觉，一片茫然，甚至不胜其烦。

谁知，有一日，他们必须撒手离去，永远

消失在莽莽草原尽头和苍茫落日余晖中。

多年以后，我蓦然惊觉。他们教给我的琐碎的生活和人生经验，早已编织密网与我紧密相连。这些经验，曾是他们多年的生活积累，是丰饶生命的体验。这些经验，是多么温暖、厚重和密实，我有幸掌握一二，就能终生得益。

甚至，在眼泪落下的瞬间，我突然悟得，他们的永远离去，对我来说，也是一种痛苦的成长完成式。我必须独自上路，骑在马上，要知徐知缓，知道何时应该放松缰绳，何时必须勒紧意志，才能跑得更稳更远。

那么，卸下因失去而背负的悲伤之枷也是他们的心愿。我知道，他们既愿我能独立、快乐、平顺，又愿我能拥有迎风沐雨、穿越黑暗，只身打马过草原的勇气与能力。

当我抬起头，遥望无垠夜空，发现，他们已化作璀璨星辰，微笑着看我。那么，即使时空的银河遥不可及，我伸出手去，依然能触到他们的背影与气息，触到曾经粥饭与笑容皆温热的日子。